



云南地方戲曲叢刊

回生棒

(花灯剧)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編輯例言

一、爲了有系統地整理我省地方戲曲藝術遺產，豐富各地專業和業餘劇團的上演劇目，提高演出質量，使戲曲藝術更好地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，我們特編輯了一套“雲南地方戲曲叢刊”，由雲南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。

二、“雲南地方戲曲叢刊”的編選，以經過整理或改編的地方戲中的優秀傳統劇目爲主。雲南的地方戲曲有滇劇、花燈、傣劇、沙劇、土劇等劇種，但從目前各劇種的發掘、整理情況來看，滇劇與花燈已有的材料較多，整理工作也做得較多，因此，我們就決定先從滇劇與花燈着手。

三、“雲南地方戲曲叢刊”編選的標準是：凡傳統劇目中發掘出來的優秀劇目或經過整理加工，內容具有一定人民性，在表演形式、藝術風格上富有地方色彩而又符合“推陳出新”的原則以及根據民間傳說、歷史故事、神話等創作的優秀的雲南地方戲曲，選入本叢刊。

四、“雲南地方戲曲叢刊”的編輯工作必須依靠全省廣大的藝人與戲曲工作者共同努力，才能做好。因此，我們深望雲南地方戲曲的愛好者在發現優秀的傳統劇目後，即時給我們介紹、推薦，特別是經過演出而又取得一定成效的劇目，尤表歡迎。

五、由於編者及整理者的水平不高，缺乏經驗，在對我省地方戲曲進行選擇、整理時，必然會有很多的缺點，希望各地劇團的編導、演員同志和雲南地方戲曲的愛好者隨時向我們提供意見，以便不斷及時改進工作，提高編寫質量。

編者

回 生 棒

(花燈劇)

薛國興 楊燭明 李 潤 蔣世凱 魯 凝整理
薛國興 楊燭明 執筆

時 間：古代。

地 點：雲南滇池附近某鄉村。

人 物：

金 旺，五十五歲，土財主。 (稱金)
朱 氏，四十五歲，金旺的填房妻子。 (稱朱)
朱長發，三十五歲，朱氏的內侄。 (稱發)
金秀英，二十歲，金旺前妻的女兒。 (稱英)
金 鎖，十四歲，朱氏的親生子。 (稱鎖)
張玉祥，二十二歲，金旺的幫工，秀英的丈夫。(稱祥)
劉 義，五十二歲，金旺的長工。 (稱劉)
巫 婆，三十七歲，
家 丁四人。

第 一 場

時 間：冬月中旬一天的傍晚，大雪紛紛。

地 點：金旺家的後花園中。

人 物：金秀英、張玉祥、金旺、朱氏、朱長發、劉義、家
丁數人。

幕 啓：秀英手持布鞋一雙，在音樂聲中作寒冷狀上。四處
張望。看有人無人，然後注意玉祥去做工的地方。

英：（白）天色不早，怎麼還不見他來呢？

（唱三星調）大雪紛紛天寒冷，
只見白雪不見人，
我與他約定後園來相會，
時辰過爲什麼不見回程？

（音樂聲中，看看手中的鞋，心中愉快地）

（白）玉祥，這是我對你的一點心意！

（唱出門板）

白布底子青布幫，
我給他做了鞋一雙。
白天不開連夜趕，
千針萬綫不怕難。

（白）我看他雖然貧困，但是他人窮志強，只是爹爹嫌貧愛富，後母又要逼我嫁給他的侄兒朱長發，全不管我的一片心事。

（唱出門板）

爹爹雖親無情份，
後母又是黑良心。
我雖然生長在員外府，
却好似關在地獄門，
滿懷心事無處訴，
只有玉祥才知情。
不顧風雪把他等——（放聲）

祥：（上，接唱）來遲了我只怕難見秀英。

（白）秀英！

英：（白）唉呀！玉祥，你怎麼這個時候才來？

祥：（白）你不知道，你爹爹全不念我們幫工人的苦處，大雪寒天叫我上山砍柴，我一邊砍一邊想着今天與你的約會。我二人雖然天天相見，只恨你爹媽說什麼體面，講什麼家規，使我二人一句話都講不上。唉！我們哪天才能遠走高飛，離開這個苦海！

英：玉祥！

（唱出門板）

不提此事還則罷，

提起此事恨爹媽。

（夾白）爹爹說——（唱）

誰家富豪他就把我嫁，

後母一心要我嫁給朱長發。

祥：（白）哼，你爹只想拿你去嫁給財主，好撈一筆，你媽只爲他侄兒打算。秀英！

（唱出門板）

要是你爹媽逼你嫁，

你又怎樣對付他？

英：（唱出門板）

我的心中只有你，

守死也不嫁別家。

祥：（唱出門板）

只要秀英你堅定，

哪怕雨打風又颳。

(朱長發暗上，偷看)

英：(白)好，那以後我們就不要忘記今天這幾句話。(風吹)呀！你看我都忘記了。(把鞋子拿起來)你看，這雙鞋子做得好不好？

祥：(看鞋，笑容渾面地白)哎呀！底厚幫軟，針腳細密，哪個有福氣的才得穿它？

英：(笑笑，白)哦！你就有福氣，給你！

祥：(白)給我？

英：(點頭)唔！

祥：(白)秀英……(拉住英的手，朱長發出面。)

發：(白)噢……你倆個在這點整哪樣？

祥、英：(聞聲一驚，發現是朱長發，轉怒，白)你整哪樣？(英退在祥身後。)

祥：(白)與你有什麼相干？

發：(白)哼！張玉祥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。你是我姑爹家的幫工，在他家甌子裏吃飯，倒在他家甌子裏屙起屎來啦。

祥：(白)啊！侄少爺，我張玉祥只是個靠賣力氣吃飯的幫工，哪點像你一不靠賣力，二不靠幫工，却是又會吹，又會賭，又會——

發：你說——

祥：又會騙又會偷。哈哈哈哈哈！(與英對視，分頭下)

發：你——(生氣，見英走，急急追喊)喂！表妹，表妹！

英：(回頭，白)呸！表妹表妹，誰是你的表妹？(下)

發：（白）啊！你……你才是狗戴帽不受人抬舉，這陣我朱長發雖然家道中落，前幾年我還是個大少爺啊！你雖然是個大小姐，還不是像那些丫頭一樣。（稍停）唉！我真是倒霉，那天我姑媽給了我幾兩銀子，只說是到賭場上去撈幾文，哪曉得指單變成雙，輸個淨打光，只說今天再來找我姑媽，整幾文再去撈撈梢，將就再提提我與表妹的婚事，偏偏碰上他倆個在這裏渣渣筋筋的，這白事難道就善罷干休？……（低頭想）哦！我自自有道理。（怪叫）姑媽姑媽！不得了啦！……（朱氏上）

朱：（唱散花調）

我去佛堂把經唸，
丫頭做事不合心，
佛堂沒有掃乾淨，
正在打她不小心，
後園有人大聲叫。（邊走發現是發）

（白）呵！又是你。

（接唱）你叫姑媽爲何因？

發：（白）哎呀！姑媽，你老人家一天只知道唸經，出了這麼大一台事情都不曉得！

朱：（白）什麼事情？

發：（故意說張）什麼事情？唉，這個事情怎麼說得出口！

朱：（白）什麼事你趕快說嘛，不要急我。

發：（白）好好好，我跟你家說。（對朱耳語）

朱：（白）真的嗎？

穆：（白）我親眼看到的事，難道還有假？

朱：（很急，白）哎喲！這還了得！等我把你姑爹叫出來！

（向內喊）老信！老信！（金上）

金：（唸白）收租算帳，忙得我團團轉，老媽媽又在叫老信老信。（向朱）什麼事？

朱：（白）你一天只知道整錢，家裏出了醜事你還睡在鼓裏！

金：（白）哪樣醜事？這樣大驚小怪的！

朱：（白）唉！這個話說出來，羞死你金氏門中八代祖先！

金：（白）哼！到底是什麼事？

朱：（白）好啦，我告訴你。（耳語）

金：（驚怒）呀！這還了得！？

（唱鏗金扇）

聽她言我真心痛，

我的打算都落空。

只說把她嫁個大財主，

哪曉得她定要去跟幫工。

朱：（白）啊喲！這就是你養的好姑娘，真是丟臉現形。

金：（白）事已至此，你還吵些什麼？快些打主意啊！

朱：（白）哼！平素間收租放債，你主意很多，這件醜事你自己管，我不耐煩管。

穆：（白）哎呀！姑爹，這個事只能怪張玉祥這個小子，把他送到官府去處治就是了。

金：（想了一會）要不得！

（唱鏗金扇）

古話說衙門朝南開，

難道我還要挨一台？

秀英的醜事傳出外，

又丟臉來又蝕財。

倒不如把這小子害……

發：（插白）要得，姑爹。

金：（又想了一會）不逗頭！

（唱鑼金扇）

打死後難道不消埋？

要是被下人傳出外，

我再挨幾百兩銀子抓不開。

發：（白）姑爹，事關重大，到底咋個整？

金：（又打出個主意）唔，這幾天張玉祥逼我給他這幾年的工錢，如今又竟敢做出這件事來。哼！你想要錢，老子要你的命。

（唱鑼金扇）

他貧窮無處投奔，

天寒地凍少衣襟，

趁此時趕他出去，

凍死餓死我稱心。

（白）風大雪大，我把他趕出去，又不消給工錢，一舉兩得。

朱：（白）嗯！這還差不多，那麼你的大小姐又咋個整呢？

金：（白）這……也能！

（唱鑼金扇）

我白白養她二十歲，

賤人敗壞我門庭，
連她一齊趕出去，
從此斷了父女情。

發：（搶白）姑爹，要不得！要不得！……（忙向朱使個臉色）

朱：（會意，點點頭，向金，接唱）

親生女兒你全不念，
你不心疼我心疼。

發：（白）是呀！姑爹，你家多想想。

（唱錘金扇）

姑媽管教他會改正，（有意說自己）
給他另選門親上親。

金：（理會此話，更怒）不行！

（唱錘金扇）

姑娘她已把門風壞，
跳在黃河也洗不清，
我的主意已打定，

（白）來人！（劉義帶家丁上）

（唱錘金扇）

快趕出玉祥和秀英。（劉義、家丁詫異）

朱發：（同白）使不得，使不得！

金：（白）不要你們多管！（對家丁）快點！怎麼還站着不動？
嘿！今天這個事情，離不得我親自動手，走！

（跟着劉義家丁下）

發：（白）哎呀！姑媽，搞半天倒把表妹趕出去了，我的親

事咋個整？

(張玉祥嘆氣)

朱：(白)你難道不知道你姑爹那個老牛筋脾氣，他在火氣頭上，不要惹他，我們只有慢慢設法。

發：(白)哼！若要事方圓，

朱：(白)娃娃，只有下狠心。

——幕落

第 二 場

時 間：臘月廿八日下午。

地 點：張玉祥家的門口。

人 物：張玉祥、金秀英、金旺、金鎖、劉義。

幕 啓：秀英補着一件洗淨的衣服，忽然有喜鵲噪叫聲。

英：(唱玉溪採茶)

喜鵲喳喳叫聲喧，
飛來飛去繞樹尖。
夫妻好似鴛鴦鳥，
情深義厚蜜蜜甜。
想起前月離家時，
正當大雪飄滿天。
寒風霜雪我全不怕，
只願夫妻到百年。

(白)眼看就要過年了，(看看手中的衣服)漿洗補縫把年過，(望望門)哦！門上缺副新對聯。

祥：(手拿一朶山茶花，歡喜地上)

(唱元宵花鼓)

一朵山茶鮮又鮮，
帶給秀英去拜年。

(白) 秀英! (把茶花放在身後)

英: (抬頭見祥，迎上前) 玉祥，你回來了!

祥: (拿出花來) 秀英，你看，這是什麼?

英: (見花，很高興) 山茶花! (一指) 哎呀! 那大雪還沒有化完，怎麼它還開得這樣鮮豔?

祥: (白) 給你。(遞給英)

(唱元宵花鼓)

我回家路過懸岩邊，
見幾株山茶開得鮮，
這朵茶花好比你，
哪怕風雪來摧殘。

英: (接唱)

離家那日是大雪天，
無衣無食無處眠。
全得鄰居好友來相助，

祥: (接唱)

也是秀英你意志堅。

祥、英: (同唱)

你我如今離苦海，
好似撥雲見青天。

祥: (白) 秀英呀! 你就像這朵山茶花，大風大雪也壓不倒它。

英: (白) 你像它。

祥：（白）你才像它。

英：（白）你才像它。

英祥：（同笑）哈哈哈哈！〔二人欲下〕

（劉義上。）

劉：（白）玉祥！

英祥：（同身見劉，忙招呼）噢！劉大哥。

劉：（慌張地）玉祥！秀英……

英祥：（不知其故）劉大哥，你怎麼這樣慌張？

劉：（白）唉，你們認不得，那天員外把你們趕出來，只說讓你們凍死餓死，哪曉得你們得鄰居好友幫助，倒成起家來了，員外安人都不甘心，安人叫我來接秀英回去，看樣子是替朱長發打主意。員外叫我來跟你們要五十兩銀子的彩禮！

英：啊！（驚奇）

（唱出門板）

聽他言來嚇一跳，
眼看又要把禍遭。

祥：哼！（接唱）

看他們臉面全不要，
生方想法來把釘錘敲。

劉：（白）你們要趕快打個主意，老信對我說，我要是要不回彩禮去，他就親自前來，那就不得了嘍！

英：唉！玉祥，快想個辦法吧！誰人不知我爹爹是個有名的

金花子，生就是貪財愛寶，燕子從他的頭上飛過都要落毛，等一下要是他來到，我們拿不出銀兩，就解不了交。

劉：（白）是呀，要對付員外，沒有錢也要有寶！

祥：（沉思）沒有錢，也要有寶！哪裏去找寶貝來打發他呢？

英：（白）家裏只有幾個土碗，一隻水缸，哪裏來的寶貝？

劉：（順手拿起旁邊的棍子。開玩笑。）還有這根打狗棒！唉，可惜可惜！打狗棒只打得狗，打不得老豺狼！

英：劉義哥，莫說笑話了，打狗棒可以打狗，用來打我爹就得吃官司。

祥：（生氣）哪個說打不得豺狼？（奪過棒來，比划打的樣子）

英：（白）打不得！打死我爹，還得抵命。

劉：（白）是呀！員外錢多勢大，你要打死他就要抵命！除非你能起死回生！

祥：（顫動）噢！打狗棒！起死回生！（比划一陣）哈哈哈哈哈！秀英，劉義哥，老賊來了，我就拿寶貝打發他。

英：（驚問）玉祥，你真是睜着眼睛做夢呀！我家哪裏有什麼寶貝？

祥：（舉起棒）這不是寶貝？當初我夫妻被他用棍棒趕出門來，今天他來了，我也用木棒打發他回去！

劉：（白）什麼？你要打他嗎？你不想想，你們同他硬鬥划不着！

祥：（笑笑）我並不是要打他。

英：（白）不打他，你用木棒做什麼？

祥：（白）我告訴你們——（與英、劉耳語）

英

劉：（三人相視而笑）哈哈！……

祥

祥：（白）走，我們到屋裏去，先試一遍。（三人進屋）

（金帶鎖上。）

金：（怒氣冲冲地唱錘金扇）

那天想得不週到，
老子吃了啞巴虧。
吩咐劉義去要彩禮，
半天不見把信回。
這事除非我親身走一趟，
要不來彩禮我決不依！

鎖：（白）爹，到了，到了。

金：（看了看祥的草屋）哦！這個小子，還蓋了間茅草房，哼！老子的貴脚才不跨他那個賤門。金鎖，先把劉義叫出來。

鎖：（白）是。（向前叫門）劉義，劉義！

（劉、英、祥齊上。）

劉：（白）員外來了，你們準備好，我先去看看。

（英、祥點頭，劉出門。）

劉：（白）員外親自來了。

金：（白）你這個老東西，叫你來要彩禮，怎麼半天不見你回信？

劉：（白）是張玉祥夫婦說，員外把他們趕出來，還要什麼彩禮？我勸了他們半天，他們才鬆了點口氣。

金：（白）他們到底給不給彩禮？

劉：（白）他們說親自給員外說。

金：（白）好嘛，爲了要彩禮，我只好跨進他這道賤門。

劉：（白）員外到！

祥：（向前，白）哦！老岳父到了，秀英，趕快來招呼！

英：（白）爹爹請坐！

金：（發氣地，對祥）誰是你岳父？（向英）哪個是你爹？簡直是亂七八糟！哼！貴賤都不分。（自己坐下）

祥：（丟眼色叫英進去，英會意進屋）噢！老員外，你老人家爲什麼生這樣大的氣？

金：（白）張玉祥！

（唱補紅調）

老子見你冒鬼火，
你在我的頭上把屎痢，
我家的財門被你破，
疼在心裏我不好說。
來要點彩禮去把紅掛，
你拖拖拉拉爲什麼？

祥：（唱補紅調）

請你暫時莫發火，
天大之事慢慢說。

金：（白）說——說得脫，就走得脫，說不脫呀，螞蟥纏着驚絲脚。（坐下）

祥：（唱出門板）

劉義來了我就想過，

五十兩的彩禮本來不算多。

老員外你真是便宜我，

我今天備辦了酒席一大桌。

金：（白）你辦酒席……你辦了做什麼？

祥：（唸）備辦酒席不爲哪一個，就是爲了請你把酒喝。

金：（白）你這樣麼，還算有點孝敬之心。

祥：（接唸）

酒席筵前我把彩禮過，

免得員外你吃虧划不着。

金：（背白）又過彩禮，又有酒喝，什麼都好說。（笑）哈哈
哈！（向祥）好姑爺，我的好門婿，爲岳早就說過，你夫妻
的孝心真是不錯，那麼你們又是備辦點那樣款待爲岳？

祥：（白）小婿知道你老人家牙齒不好，我隨便辦得幾樣，
請聽——

（唱摘花調）

岳父原諒我，好菜沒什麼。

鯉魚有幾尾，一架小炊鍋，

笋母雞燉一隻，兩隻肥豬腳。（尾聲）

不知口味合不合？

金：（嚥口水）

劉：（白）員外！他辦這幾樣菜，略合口味？

金：（邊用手拭口水邊說）嗯！……把手帕拿來。

劉：（白）手帕沒有帶來。

金：（白）哼！你這個不中用的東西，這是要緊之物，以後
不能忘記。